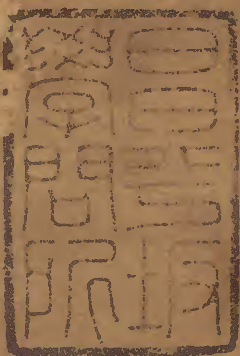


諭對錄

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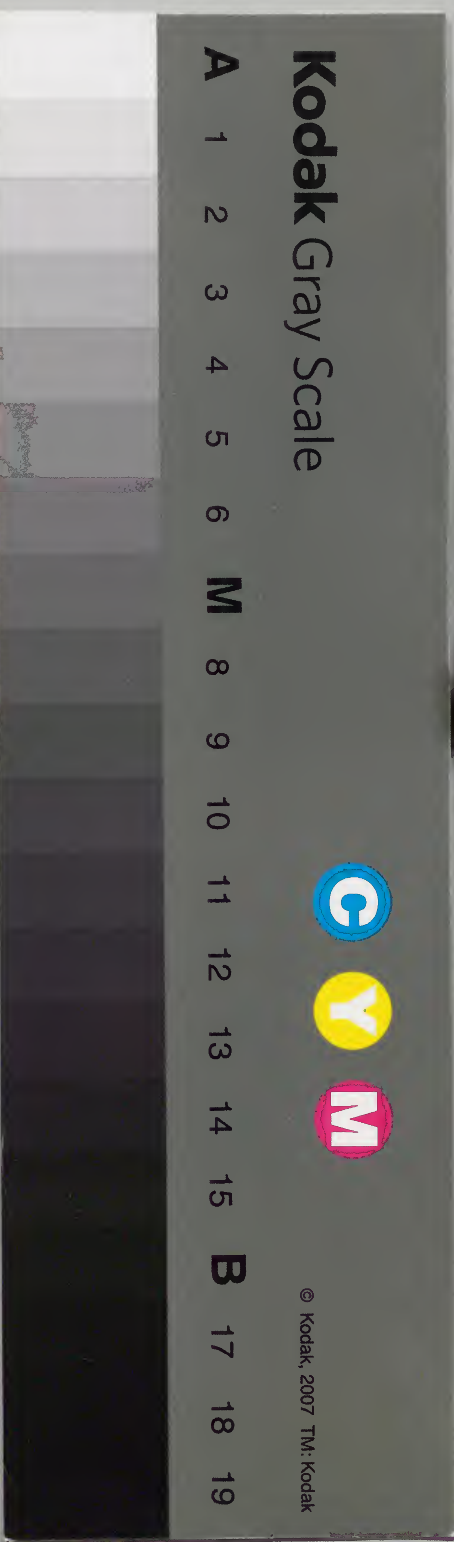
第三冊○宏字
 卷四
 諭劄十道○奏對十一
 卷五
 諭劄十道○奏對十九
 卷六
 諭劄九道○奏對十四



漢書門類			
八	九	八	九
一	四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八	八	八
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99
冊數	14 (3)
函號	287 15



諭張少保

諭張少保

朕近日與卿等擬定

日日拜

中置香案行禮四拜謂之拜

祖宗既為所請其

祀

每日拜之

廿

廿

諭對錄卷之四

淺草文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少保

朕近日與卿等擬定 內殿該行禮儀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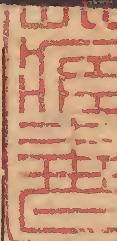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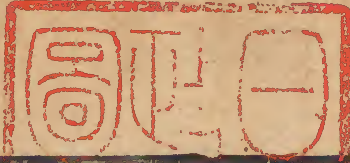
日日拜 天之禮未與卿說凡每日早起宮

中置香案行禮四拜謂之拜 天朕思日拜

祖宗既為煩瀆其 上帝又尊於 祖宗矣夫

祀 帝必齋必戒然後方敢對越 上帝今

每日拜之豈不太煩且瀆哉我 祖宗行之



不過日盡其誠不敢怠之意豈敢妄意紛更求其自逸恐無是禮況宮寢之中非祀

帝之地又或遇修省及生辰正旦冬至已拜於奉天殿之丹陛此為至矣此等日拜似宜不必行及觀我 宣祖寶訓云朕每五鼓而興行拜 天禮即詣 奉先殿拜 祖宗畢閱奏牘昧爽臨朝回復閱章奏如此之 訓不過示子孫敬之之意亦未為常典朕不敢自決密告卿勞卿為朕再共揚少師密議否則

已之可則與四臣共疏言之又 太廟等改擬祝詞本是補益制典求其至當之心恐有人議卿可將朕意轉諭獻夫知之他是宗伯之職倘有邪議彼必以禮折之又朕復有一事朕惟帝王所用皆雖有制今我 太祖法古定制冕弁等章分為階級但燕居之服未聞開載朕每宮中所用冠服雖隨時宜欲求古帝王燕暇之時服何冠服庶存王者之體非自誇尊冠服之重不可俗也卿試為朕稽

考可否或併與楊少師議之來聞

嘉靖七年正月十五日

聖諭每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天四拜禮臣謂

皇上勞

此禮於古經典皆無所載然行之宮中

實亦未之聞也前日祇慮

天之禮

則煩瀆其甚矣今禮若為此拜

義正真得古聖人制作之意臣復何言

夫

匏牲用犢掃地而行禮為人

事天器用陶

簡為貴也

載考而禮極簡實以

英宗皇帝寶訓天順五年四月

臣李賢等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

上召內閣

起拜天畢閣奏瀆處分訖乃朝廟出視朝則

拜

天禮疑從此始然此不過欲示人

勤誠之意非如祖訓之言著為令

典者也

況今每遇脩省及生辰節令已

於為拜天殿丹陛行禮誠為至矣豈有

論信為煩瀆

天之禮設復襲為之反致褻

天較之日拜

再與臣遷

三殿之禮尤當更正者也臣

聖諭為當容同疏上請

聖諭燕

詞皆禮也豈復有邪議又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太祖法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聖諭我

服未聞

載每宮中所用冠服雖隨宜欲求

古帝王燕暇之時服何冠服庶存王者之體

令臣

稽考臣承命不勝慶幸臣嘗聞諸

記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曰罔故孔子

堯之服

誦堯之法服不敢服孟軻氏曰服

堯之服誦堯之法服不敢服孟軻氏曰服

堯之服誦堯之法服不敢服孟軻氏曰服

矣今皇上欲考古帝王燕居之服
 服之是誠欲檢身心慎重幽獨堯舜之
 道不是過矣臣謹稽考禮書圖說將古
 帝王燕居冠服之制參酌今宜與臣一
 清論詳別為圖註并禮書進覽惟
 聖明裁焉謹具奏

嘉靖七年正月十九日

諭張少保

昨得卿圖註燕居冠服式一冊朕甚嘉悅皆
 援據經制非通敏博學之才豈如是乎朕因
 聖祖服制雖有常服之制見今為朝堂所用非
 燕私可服其燕服不過爪刺曳撒絛環而已

此等之服非不可用用必用之不可著為典
 制須得一法度之制方可為後世法朕復有
 論今世不及古也須稽古多半少從變之必
 得其中可也玄冠之制可將四山列于後叅
 差之冠匡如皮弁之製惟不用玉珠俱壓以
 金線仍用朱絛為組纓雙玉簪前飾以五采
 玉雲五片名之玄冠既有更製名之曰燕弁
 冠服之制亦須加之文采仍用玄為衣緣仍
 青兩肩添日月前盤以圓龍後織以二龍勢

盤以方青邊上加龍文八十一數襯用深衣之制用黃色帶用今圖註之式腰圍飾以玉九片舄出玄紅纓黃結襪用白色如此庶不失古制又不可取令人笑耳蓋古道貴儉今世尚華太儉則非今太侈則非古又玄冠既上下通用如此制以別王侯卿士之意也不知可否卿再熟思精考以成朕志并封來引證書冊封還慎密之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日

聖諭令

臣張孚敬謹奏前者伏承

聖諭

為圖註進呈茲復承大聖人不能也臣已

聖諭

非古又貴儉今世尚華太儉則非今太侈則

天子

也茲復制此又見今臣熟思精考臣竊謂非

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皇上聲律身

天子

度故來世此臣所以敢欽遵為圖復為之

天子

說以識我臣所以上制作之盛也但玄

天子

拘重非燕服所宜其冠飾五玉似稱帶

天子

所同議者惟請酌損益此皆與臣一清

天子

服圖說一冊也進呈謹具聖製燕居冠

天子

奏

聞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諭張少保

昨卿密疏併封新製冠服圖說一冊朕覽畢又自有慚色夫朕前日所加之文采不過肆意言之豈能知斯法象之義勞卿註釋其意此可見弘才廣見賢臣用心也斯制也非誇已責能實欲為來世尚禮好古之君子有所據也實非朕能皆卿之力朕又聞天立君以作民主使其制度文為作民之則定尊卑親疎之制命德以服討罪以刑凡此等事皆開基立極之祖之事非繼世守成之主所敢為之朕本藩服又非守成之君比不過續緒奉祖而已今之制燕服也達禮者曰朝廷之心不過動與禮合故服飾器用求其至當不是賣聰明變制典紊成法也則朕之幸又有曰爾祖宗相傳至今也止如此服用他今日便有許多做作則朕之罪也卿為朕可慮否乎如可行也須擇吉告祖示之

力建寶繪樓
論聖錄卷之四
五
三百五十五

禮部傳之天下卿再加議詳定來說又今金
 臺那於門中或遇大選之日恐後面窄些朕
 欲但遇大選之日金臺仍前安置未知可否
 卿與楊少師計來又卿同官遷具辭可准可
 留朕不能決特問於卿當何處之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聖諭
 天立君以作民主制度文為作民之則定尊卑
 親疎之制命德以服討罪以刑凡此皆
 開基立極之朕本藩服又非守成之君比不過緒
 能為之朕本藩服又非守成之君比不過緒
 緒奉祖而巳於此見皇上居尊而

敬德日

聖人在

慮周德盛而心小真大聖人之所
 為也臣竊謂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周雖
 文武創之於前而制禮作樂實成王成
 之也皇上新誠為中興之主非但守成之君周成
 王不足言矣孔子曰雖有其位苟無其
 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亦不敢作禮樂焉又曰天下有道則禮
 樂自天子出天子出禮之大體有不可變至
 樂自天子出天子出禮之大體有不可變至
 聖人在天子位凡禮之酌古宜今可以自我
 於制度文為之燕服之制而已臣按馬端
 作祖豈特一燕服之制而已臣按馬端
 臨曰古服除冕服外惟玄端深衣二者
 其用最廣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可服
 之深衣則自天子至士皆可服之
 蓋玄端者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者聖賢
 之法服也今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者聖賢
 文飾不易舊制於深衣但易以黃色不

東漢寶錄

論聖金卷之四

六

三百四十七

帝王損

離中衣使上不偏下不僭上益時中之道也齋明盛服脩身之道也動容周旋中禮也禮莫不說者也復何異議之

祖示之

足慮哉又民莫不說者聖諭須擇吉告禮部傳之天下禮部昭成憲也傳之天

祖勤民

下不敢專也示之禮部昭成憲也傳之天

廟恐煩

也服以吉日或燕見制似不必致詞告

帝王建

極天也慎于幽獨之作而草偃也今禮教不興風俗敗壞異言異服之人雜出也其間有為東坡山公冠者自謂為蘇黃

命內閣

宜止許考古玄端深衣之制為之乞

法古檢身不及之意俾內外臣工亦各

為法服以承亂典章夫宣德詭隨之徒

近始異服以亂閣始敢乞更如古玄冠

簡殺之制製為之冠以賜臣等燕居

服之庶使咸知思退焉補之義無思邪之

心則夫進焉盡忠退焉補過皆

大聖人

四國頌其德也又曰正其儀不忒正是

聖諭金臺那於中門欲遇大謂乎又

夫臺那於中門欲遇大謂乎又

離照於萬年也臣與臣一清臣鑿即時偕視

勅建寶繪樓

言業金卷之四

七

五百三二

門基尚多寬廣夫既已安定矣宜著為今弗復改移可也又聖諭同官謝遷具辭可准可留不決特問於臣臣謂三讓而進一辭而退此大臣律身之道也若人君尊禮大臣之道則重其去就宜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知老成之人為可貴也遷識見老成典刑且熟今皇上重其去就宜也謹具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諭張少保

昨日卿回奏之事朕具知悉夫制雖君出欲其行必賢臣也非阿順比道行須君臣共圖然今日內臺占官奏云木星逆行留守井宿

朕問曰主何云法令急天下更改朕又曰何為之解云無可解者但有奏更舊制者願勿納之朕思之人事作則天道應而所應有休咎之徵焉人事有差天必預示之欲圖改耳豈有成事而教之乎若人事將興果合理情天必以象勉之也今尚無所更之者朕深恐奸狡者借口耳政之善不善不在乎求人許與不許但求來世之賢士聖人必毀譽之也所以朕三問於卿此服今可行乎或待

之歲月行可乎是朕疑而未決也卿當直對
 勿畏勿諱要盡心可也朕又聞外面愚民歌
 謠十笑其中訕誹朕躬忿毀大臣東廠已訪
 獲當問理朕思之童謠雖小事其中言詞可
 疑必有造意之人故朕欲窮治先諭卿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皇上欲製燕居之服臣張孚敬謹奏茲者

下問周至

皇上復臣已稽古法服之制上因臣而損益之禮之宜也夫衮衣裳十二
 章而今玄衣已不用日月雖飾以龍文
 以示等威實不為過也且夫

天子凡器用皆飾以龍文何獨至於衣而疑之
 乎夫人修飾於顯者必無所不至至於燕
 居不怠惰則多放肆今皇上欲稽
 古為燕服動與禮合臣下知禮者孰不
 願化之臣不敢佞也臣不敢欺也前論已
 盡無復有他說矣昨伏承

聖諭制雖君出欲其行必賢臣也非阿順比道
 行須君臣共圖夫上下交而後德業成自古

為然皇上聖眷不世出第臣愚非其
 人也猶動聖眷如此日增憂媿而
 已昔漢賈誼勸文帝改正朔易服色興
 禮樂文帝謙讓以為未遑識者至今惜
 之公孫僑相鄭乃能使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稱賢大夫由是觀之亦惟為人君
 者力行何如耳今燕居之服出於
 聖裁宜於古禮可以法天下而傳後世也
 聖諭謂善不善不在於人之誠見之明矣遠矣今
 世賢士聖人必毀譽之誠見之明矣遠矣今

三問臣臣當以正對安敢有所畏忌不
 盡心哉請擇吉日行之夫既已當於
 禮矣誠不必復為謙讓而待之歲月
 者也又聖諭內臺官上奏云木星
 逆行留守井位主法令急天下更改臣
 竊恐其說張有勤五星之行皆距合
 求其故也臣按乾象五星之與日合
 於日以為遲留伏逆如木星與日合
 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則遲而留遂
 行矣逆行漸速而遲而留又順行乃更
 與日合木星每歲經一次每退必十數
 度具有成法臺官可問也臣按曆嘉靖
 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木星留井二十
 度至十月二十二日木星逆行今正
 月二十六日留井十五日度二月二十
 日順行矣嘉靖五年八月初七日木
 星留參一度至九月初七日留畢七
 度嘉靖六年正月

初六日順行矣其進而順行退而逆行
 皆天道之常也或謂井為天子之府故
 木逆行留守於井其應云然臣又按正
 德十年九月初六日逆行次年二月始
 至十月前弘治十六年二月始順行
 又溯求於前弘治十六年二月始順行
 井十五度而逆行至次年二月始順行
 此皆木星逆行留守於井弘治四年冬
 木星亦逆行留守於井皆無他故也臣
 木星亦逆行留守於井皆無他故也臣
 又按象緯之書曰木歲星也於人五常
 仁也五事貌也書曰木歲星也於人五
 氣則罰見歲星今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
 法服乃所以存仁也脩貌也何逆之有
 又曰木星與土合為內亂為饑與水合
 為變謀而更事今木星躔井水星躔斗
 牛及女相隔之遠凡六次實未嘗合也
 又曰井為天之南門黃道所經為天子

東漢寶錄

論聖金卷之四

十

五百六

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之取平也王
 者用法平則井明而端夫井木宿也嘉
 靖六年五月至九月木星又順蹶焉井
 明而端矣此固欽明大獄之徵也臣先
 嘗聞人言果驗矣又曰歲星進退如度
 主奸邪息若有變色亂行主無福又曰
 井日月食五星逆犯主大臣謀亂兵起
 又曰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
 度者為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曆錯度而
 失路贏縮者為亂行有革政饑亂之禍
 由是言之則遲速順逆者五星之常度
 也惟合散犯守陵歷闕食贏縮等變斯
 應凶咎耳蓋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
 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相
 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闕星月
 相陵曰食失次上二曰三宿曰贏失次
 二三宿曰縮吉凶各以類應不可見其
 馬端臨曰後之星史不此之察猥見其

差近遂請張以為變此所以繁蕪不驗
 信斯言矣臣於乾象雖未之觀也載可
 嘉靖六年七月欽天監五星曆見存可
 證者如前所舉六年九月五星逆行今
 星留井十月十六日木星留井二月十
 正月二月十六日木星留井二月十一
 日木星復順行此真見天道之常臺官
 已具之曆原非為異也而今乃為言如
 此何哉夫考之象緯之書已如彼考之
 星曆又如此象緯之書已如彼考之
 臺官今日木星退行應曆度歟變色歟
 亂行歟果有所謂合散犯守等變之異
 否歟想其說必窮矣如此庶有以防
 張之說以解宗宗嘗謂天變不足畏人言
 王安石相神宗嘗謂天變不足畏人言
 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卒致天下大壞今
 臺官占解謂但有更不待徵之於天者
 納之斯言可采固有不待徵之於天者

祖宗法

也臣嘗具奏備述告臣尊臣翰革語曰

為過高之論不可行之事紛更法度吾

雖死不敢苟同也又曰臣觀天下之事

脩舉與紛更大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

相遠與紛更大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

是脩舉與紛更大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

有不察多為過高之論難行之事是紛

更旦在真宗之法生亂之媒也又曰宋

王旦在真宗朝為相會天下無事慎守

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史臣稱之無事慎守

王安石主行新法遂至天下大壞實明

鑑也又嘗蒙皇上勸上覽精求治乃既交相

戒飭矣今道之後仍復團營等事實皆

選翰林科道之嘗有兩更張也

修舉廢墜未嘗有兩更張也

聖諭謂無所更之者恐奸狡者借口耳是誠或

皇上察之宜也司馬光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

嘉靖維新之治疑未必無所受也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有之夫臺官占奏固其職之所宜果如

昨者之解乃專歸咎更變蓋實欲陰壞

嘉靖維新之治疑未必無所受也

皇上察之宜也司馬光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東坡全集

論語集注卷之四

十一

五百四十二

祖宗法

也臣嘗具奏備述告臣尊臣翰革語曰

為過高之論不可行之事紛更法度吾

雖死不敢苟同也又曰臣觀天下之事

脩舉與紛更大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

相遠與紛更大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

是脩舉與紛更大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

有不察多為過高之論難行之事是紛

更旦在真宗之法生亂之媒也又曰宋

王旦在真宗朝為相會天下無事慎守

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史臣稱之無事慎守

王安石主行新法遂至天下大壞實明

鑑也又嘗蒙皇上勸上覽精求治乃既交相

戒飭矣今道之後仍復團營等事實皆

選翰林科道之嘗有兩更張也

修舉廢墜未嘗有兩更張也

聖諭謂無所更之者恐奸狡者借口耳是誠或

皇上察之宜也司馬光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

嘉靖維新之治疑未必無所受也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有之夫臺官占奏固其職之所宜果如

昨者之解乃專歸咎更變蓋實欲陰壞

嘉靖維新之治疑未必無所受也

皇上察之宜也司馬光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皇上聰明以照奸不能蔽守成業以致盛治端

百庶幾一道德而同風俗矣謹并將考證書籍文獻通考一帙星曆二冊封

進謹具奏

聞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諭張少保

卿所考對朕具知悉正以今時之人速於動惑全無顧忌專務破亂人事直遂其私天亦不畏肆為論列及訕君之徒不可不治之也服制朕已釋其疑邪徒已令該司嚴訪卿其知之并原封來書三冊復還朕不明卿多勞之用此以復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諭張少保

前日朕令內臺占官選製服吉辰日二十七日午時吉今已著織造用諭卿知朕復有一事問卿我皇祖考凡遇請孝肅曾祖妣宴曾祖妣亦回宴自成化習至今行母子之間果可否乎家庭之禮未聞如何行今日朕請聖母於聖旦之前預賀宴儀聖母亦欲賜朕回宴故問於卿可具儀密封來

聞又前日卿言欲朕制為燕居冠服定為等殺及賜卿等用之庶可風動有位朕亦欲如此待朕暇另錄品制仍須賴卿贊之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皇上製

臣張孚敬謹奏臣昨捧誦聖母祝壽之詩誠意懇至且凡為錦函綺幣儀制曲全非

聖孝出

於天性其孰能之茲承憲宗皇帝朝舉

聖母有

行至今此誠以為自嘉慶之典也臣愚以為

皇上之

祝宴聖母者孝之道也一事舉而

聖母之

回宴孝慈之道備焉果孰得而可否之乎孔子稱舜之道大孝曰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孟軻氏稱舜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魯人頌君曰魯侯燕喜今妻壽母此正皇上今日福德之謂也但欲令臣具儀尚未喻聖意如何處之不敢輕擬竊謂此實家庭宴喜之禮宜有舊儀或更致詞否也又

聖諭燕

服已擇吉日織造欣幸臣等豈敢

濫希恩賜但謹具聖諭謂風動有位誠不敢不勉也謹具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張少保

今日朕聞桂萼密疏言駙馬謝詔學未進以其無徒阻間之內而婦人誘朕妹專務釋事

外而闈者阻詔不必讀書云教書官來時只是不要禮他詔中日憂恨之朕惟帝王以齊家為先而後親族化之天下又化之今朕妹專尚釋教詔又憂疑不肯進學非所宜也夫宮中所習不過佛事為最故朕妹惑之我聖母亦崇此教朕每進諫慈意未回而朕妹所以無忌畏心此非聖母責諭之朕恐失倫紀豈不上累父母亦自取過愆矣朕欲上書進奏聖母請訓朕妹未知可否預密

與卿計可備錄來聞

嘉靖七年二月初六日

聖諭桂萼臣張孚敬謹奏伏承也蓋萼先在禮部於詔曾受選擇重托故期詔為第一流好人實愛之深故慮之遠耳茲蒙皇上亮納豈萼之幸亦詔之幸矣又大抵佛以虛無為宗貴慈悲好尚佛氏大抵佛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故王公貴人最先好之非皇上聰明天縱之能崇正闢邪如是耶聖諭欲上書進奏之當然也夫聖母請訓長公主誠禮

不過欲祈福壽而已臣嘗誦唐韓愈上
 憲宗佛骨表有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
 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在位百年一歲顓頊在位七十
 九年在位八十年年一歲帝嚳在位七
 十一年年一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一
 百零五年年一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
 此天
 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
 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
 戊在位七十一年年一歲武丁在位五
 十九年
 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歲武王年九十
 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中國非曰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
 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亾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
 事佛漸謹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

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
 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
 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
 亦可知矣臣願
 著為譏諫上奏
 聖母慈意必無不回
 一而足
 聖母意回必以
 皇上又自諭之未有不歡然同歸于道者其
 他一切誑誘羣小亦須禁戒使無營惑
 至於謝詔尤宜責教書官定以課程示
 以趨向庶其德器日有所就也
 聖諭帝王以齊家為先而後親族化之天下又
 骨表全文附進謹具奏
 嘉靖七年二月初六日

諭張少保

嘉靖七年二月初六日

謝詔府中事朕已與卿計書奏 聖母不忍
 便言欲面陳又恐不悉謹書密奏一通預陳
 之卿自看其可否封來用待 聖母區處再
 行夫我 聖母只恐佛加禍耳朕雖不明豈
 不識此虛幻之事卿密看來前日文書併封
 來

嘉靖七年二月初九日

聖諭書奏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母不忍便言欲面陳又恐不

再行 臣觀孔子有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孟軻氏有曰不得乎親不可
 以為人子朱熹釋
 之曰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
 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
 始有違 聖母人所難也臣伏讀
 皇上密奏 聖母書道出乎大公至正心切
 乎惻怛至誠誠所謂幾諫者也誠所謂
 順乎親者也至欲 聖母查也誠所謂
 長公主引教宮人及治中使之罪此尤
 見同氣之至愛也又 聖諭
 聖母只恐佛加禍耳夫韓愈佛骨表一篇真足
 破萬世之惑宜并錄 進奏臣仰惟
 聖母慈明未有不信從而深悟者也
 皇上斯舉所謂正倫理篤恩誠得大學齊家
 之道由是四方風動天下不足平矣臣
 不勝慶幸 發下奏
 聖母書仍封 嘉靖七年二月初九日 奏 聞

諭張少保

前與卿計謝詔事朕昨遣蕭奉夫人捧書密
 奏聖母正值朕妹入朝因訓朕妹但教
 引作佛事之徒云無人教引此以聖母所
 尚故朕妹行之也然而聖母之意似未回
 朕恐有瀆不敢再言用復與卿計又萼欲以
 王瓊補南部叅贊官楊少師弗可之卿可為
 朕詳審果可用否來聞

嘉靖七年二月十一日

聖諭前

永淳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母適

聖母慈訓宜

皇上聰

明睿知之

必

有悟矣

佛

教惑人最深非

端如此

聖母大聖人之意或未能遽回宜

因事幾諫積誠既久必無不回誠不可

聖諭桂

萼欲以王瓊補南部叅贊一清有弗可

之者二臣見有不同皆為國也以臣愚論

彭澤陳九疇在甘肅失誤事情非瓊不

能發之寧藩之變王守仁起兵討叛非

瓊掌兵柄不能應之此昭在人目不可

欺也第

罪過遂致死地幸脫充軍故舉朝廷和

攻之實黨禍所由起也

皇上既察

聖諭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母慈訓宜

瓊無大過惡已宥其罪許員缺用之者
 今葦之推補未為不可也臣愚敢有陳
 焉南京為祖宗重地參贊之官固
 宜得人而陝西三邊之地尤宜得人也
 葦初推王憲補參贊而皇上以為
 不可輕動重三邊也尚未察憲在三邊
 累奏乞休實無固志將來或致憤事且
 其才欲望之王瓊誠十不迨二三也况
 今甘肅事情重大三邊夷虜出沒茲又
 欲修邊牆興屯種苟非總制得人將誰
 責成哉臣願皇上寧以王憲補參
 贊而以王瓊總三邊蓋南京雖重地然
 在腹裏而事較易處三邊在邊疆而事
 實難當故非瓊之才不能勝此任也俟
 其報效有日內用之亦宜矣近一清因
 雲南地方事變忽謂臣曰若得王德華
 處之無難者蓋德華瓊之才也觀此可
 見一清本心亦知瓊之才終不可棄矣

皇上審擇

此實

朝廷緊要用人在

實對謹具奏

問臣臣不敢不以

嘉靖七年二月十一日

實對謹具奏

問臣臣不敢不以

諭張少保

卿昨說以憲轉南部瓊任三邊此最合宜不
 但簡命得人才稱其任亦於次序相應但憲
 新委事情未成其功奪之恐不可再加詳議
 或待憲成功之後轉用今南部且暫委一人
 理其事未知可否併與楊少師計來

嘉靖七年二月十二日

聖諭謂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聖諭謂臣昨說以憲轉南部瓊任三邊此最合

宜不簡命得人其功亦於後用 但憲新委事未成其功欲待成之 瓊南部且暫委一人理事又令臣與一清計

皇上以 臣一得之愚盡於昨日之議 為不但簡命得人其功亦於次序

聖諭以

相應 聖見固已決矣誠如 憲新委待其成功南且暫委人此固

委曲周悉之計臣竊恐邊鎮之功非一 日之所能成參贊之託亦非可暫委人

惟也臣愚每思今日國家之憂一已好惡 事君之道當先制之國家之憂一已好惡

不可狗也再與一清議彼云寧以瓊補 參贊臣謂今邊方雖差官修墻屯種總

朝廷錢糧徒為輸載終無成功也瓊才過人

恐日老矣 皇上有可觀若欲待憲之成功臣未

聖明擇

之謹具惟 奏 何如也 皇上宜亟用之整理必

聖諭議

嘉靖七年二月十二日 臣張孚敬謹奏連日伏承 補王瓊南部參贊員缺而臣因慮及三

邊者實以近年邊備廢弛甘肅之地恐 能勝之此臣所憂而總制之才亦惟王瓊

非為瓊憲遷轉計也夫以瓊才可用者 桂萼霍韜之見也以為不可用者楊一

清之見也以為瓊才不可勝邊鎮起廢之 餘不令驟進責其報效而後進用之臣

閣中作書與一清議一奏無敢他議昨在 誠不忍負國然亦未敢力阻之鄙懷

寧勉狗舉者之意仍以南部參贊與之

力建寶繪樓

論業金卷之四

二十

四百二十

臣竊謂瓊如不可用參贊重地可復輕
 與之邪但昨出閣已暮竟未及與一清
 面議迨夜反覆思之遂不能寐夫大臣
 協和國事乃成今各自為見如此
 皇上據理斷之宜無難者矣今一清在內閣以
 瓊處三邊內外若肯同心未有不敗乃
 不濟若不同心便多掣肘未有不敗乃
 公事此臣不得不為深慮也請更
 令一清熟計之國家勿各徇己見也謹具
 得有益

奏

嘉靖七年二月十三日

諭對錄卷之四

諭對錄卷之五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謹錄

諭張少保

前者已與卿議欲賜卿等閒居冠服朕今粗
 述其槩卿可圖其儀義來聞夫古者民善性
 而上下之道雖無等分則自能等分也今人
 愚必須等威以示之卿其詳之憲瓊補調事
 朕密諭楊少師曰國事欲成在大臣和協但
 望卿等協心共理保國安民可也用復卿知

嘉靖七年二月十四日

皇上製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賜臣等蓋將傲于有

位以忠靜冠服欲也聖諭詳明等威

攸定復令臣圖其儀義來聞臣愚謹復

為圖說進呈伏望聖明裁正又

前者以為此燕居之服或燕見服成之以告

宗廟臣愚以為此燕居之服或燕見服成之以告

兩宮以承歡可也夫告廟恐有所未宜今臣

也服燕服告復思之此實具禮服致詞告于

內殿以申稟命成仍先公之意以示不敢專也

諭大學士張少保

嘉靖七年二月十四日

數日前卿以分獻大明壇及奉制祭

先師紀其事詩二首來呈朕覽已茲以二章荅之

嘉靖七年二月十六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大明壇及奉制祭

聖諭數日前卿以分獻大明壇及奉制祭

先師紀其事詩二首來呈朕覽已茲以二章荅

宸翰驚鸞鳳之飛翥首之以昭回披睹

皇上離照當天晉明出地蓋有以昭

力建...

...

陽德之至純而無私照也次之以先師者
 皇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蓋有以集玄聖之大
 成而無少間也臣德慚闇昧不足以禪
 文明之治學之淵源不足以窺至道之微稽首
 對揚撫躬惶懼矢竭忠而匪懈顧願學
 而未能仍乞親灑龍箋永為
 鴻寶文華四表遠符 堯聖之章
 睿札行直陋漢室之壘臣不勝惓惓企戴之

至謹具奏
 嘉靖七年二月十六日

諭張少保

兵部會推堪任總理修墻文武官各二員其
 楊宏似不可動餘者未知何可任用也須要
 與王瓊相表裏者用之又禮部以河清欲表

賀朕以此本 皇天所錫 宗社之福卿等
 賢俊夾輔朕幼人非朕所致已著勿賀楊少
 師等又欲於奉天門致辭為賀朕亦未之允
 又今此瑞兆已遣謝 河神於 上帝之恩
 亦須仰 謝朕雖下內閣議然恐卿未悉况
 卿適在病中似不可勞而國家重事朕不能
 决卿可勉為計來行卿疾宜慎調理務目下
 復故即出辦事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日

力建... 諭... 四百三字

聖諭禮部

臣張孚敬謹奏臣伏承及內閣又欲致

皇上憂勤

之至不以祥瑞為喜也仰戴仰戴臣

切惟河清

之為靈異多見古書李康運

命論曰黃

河清聖人生京房易傳曰河

水清天下

平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

應先見於

河河水先清易坤靈圖曰聖

人受命瑞

見於河濟俱清鮑照為河清

矣宋元嘉

中河濟俱清鮑照為河清

張暢亦有

頌唐貞觀十四年黃河清

空無忌上

表十六年河清許敬宗上表

是河清之

為表賀其來亦尚矣臣伏觀

皇上初生

之載治海宇寧謐而黃河清

勵精圖治

海宇寧謐而黃河清今者

自古人君

所難有之瑞也乃不自居而

謙光之至

又自古人君所難能之功德也今欲

遣祭

河神致告上帝則皇上答謝

不允表賀

宜從致辭之請可也差脩邊

容另審處

具請謹將考據河清瑞玉

嘉靖七年

二月二十日進謹具奏

臣張孚敬

謹奏伏承文武官各二員

聖諭兵部

會推堪任總理修墻文武官各二員

其楊宏似

不可動餘者未知何可任用也須

要與王瓊

相表裏者用之臣竊謂事相與則

廟謨遠矣

夫屯種修墻二者皆安邊之策一清

萬曆帝命

俞村錄

四百三十九

設防衛董修築之事耳今宜先差兵部
侍郎王廷相會同彼處總制巡撫官預
 加相度詳為計處具有成算奏
 聞然後可以舉事此時簡差總兵官未晚若漕
運尤國家重事楊宏誠不可動也臣
雖卧病在家敢忘國事昨一清造臣
卧榻臣以此言告之彼亦深以為然惟
 聖明裁之謹具奏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諭張少保

昨以河清瑞兆朕命內閣與卿及禮官詳議
 回奏告謝 天地為宜而此兆乃是常事未
 為重也只令大臣詣 郊拜謝朕 露拜已

如其意行而朕復有言密告卿夫上天下地
 神祇則 上帝為主乃君也故朕欲先荅
 天而次及 河神今為未重之事云朕不可擅
 違 祖制率意妄行待他日立嗣方可法
 宣廟故事行之朕以為今古人情大不同所以
 今弗若古道也河乃四瀆之宗今荷 天地
 神功廣運能令混汙之水皎然澄清可不為當
 賀之也却以嗣祥為可拜乎先儒既占河清
 為天下平天下既平民必安樂是公喜也雖

堯舜必喜之人凡生嗣孰不喜之雖云計關
 宗祀不過私喜也雖堯舜未為喜也如今之
 人開口便說不如堯舜以事事觀之則不免
 泥其情循其迹也朕冲昧之人豈敢發此狂
 言蓋歎人心也卿其識之哉密之前日書封
 還卿可慎加調理早出辦事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河清實為非常之瑞非

聖人受命而天下治平曷能臻此初靈寶縣具
奏臣在閣擬票云黃河澄清實效靈異

表稱次日臣在朝語方獻夫以為宜奉
賀績聞有一等入倡言以河清為水

異為不祥不宜稱賀且反有歸咎於臣
者臣乃考玉海之說為證以破妄議已

嘗進有不假於臣言者也前日楊一清託翟
覽仰惟

聖諭擬變就臣卧內議告謝
丹陛露告須服袞冕禮部官供事太常官掌

皇上舉動所宜慎重且就皇丹陛行禮禮曰惟
聖人為能享帝

上帝固無擇於郊壇之與
聖諭以河清為民安為公喜雖堯舜必喜之

聖嗣為私喜雖堯舜未必喜之非至公無我真
得堯舜之心不能如此體狀之至也夫

皇太子天下之本固則天下之民
安昨日同官諸臣具題之後方以稿示

郊壇又

臣但意圓語滯耳其心誠無他也臣竊復有疑焉夫既遣官告之

遣告

而兩告矣雖因襲故事寧非賈乎臣愚以為郊壇之禮宜或可免也丹陛露拜則

郊壇

孰為輕乎孰為先而孰為後乎此臣所

天地而

後及河神而後受聖諭謂告謝朝臣致詞之請此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聖諭一

通說御史周相言河清事臣未得覩原

皇上福

惡也伏讀大抵忠臣之心惟願其言妄誕誠可

賀不意

邪黨復相扇惑即歸咎於臣臣昨嘗

丹陛

露告及之解臣不敢與名否今相安言如

此胡為之解臣不敢與名否今相安言如

舉事宜昨已備述惟聖諭與桂萼知

相到彼區處蓋以本部侍郎行邊乃其

本等職事亦不必加憲職待其區處停

當來職事亦不必加憲職待其區處停

可輕騷動也臣疾寒熱俱除飲食漸進

但尚覺頭疼乞容調理少可即出供

聞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嘉靖實錄

卷之五

六

諭張少保

茲因河清告謝事朕已作諭內閣云告謝天地之事本出朕誠但似妄舉今既被人言可俱不必行言出朕口今遂已之應招災罪惟望天鑒加朕一身勿及臣民朕本心也其稱賀決不受今日內閣復奏請如前旨行朕已親撰旨下禮部議其可否方行未知卿知與不知故茲密諭卿可用心調理早出供職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聖諭不勝感憤夫小臣異言實大臣不能表率臣張孚敬謹奏臣伏讀

皇上之昌運也天地之本出朕誠我聖諭謂告謝天地之昭錫也天人相與之際一息不容

者靡不悅服者也周相瑣瑣小夫矯名誣世獲罪於天誠不可道者皇上若因其言而遂廢斯禮恐反使讒說得行

罪惟望國是不定矣天鑒勿及臣民商成湯嘗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有罪罪在臣子者一聞斯言其罪過深重何以自

立於天地間乎若表賀之請

皇上謙德之光已固辭之若并却致詞之
賀臣恐舉朝臣工心無所伸將恐恐焉謂
皇上以周相一人之故而遷怒於衆人矣昨日

不能自巳者也伏望
為心待禮部議上伏望
前肯施行則以對揚皇上所以答謝
天神臣子所以昭示於萬世矣又承

聖諭令臣可用昭示於萬世矣又承
聖諭令臣可用昭示於萬世矣又承

皇上義則幸脫體力君臣恩則父子感荷無極茲病
飛越謹擬於喻月初三日趨朝謝

恩謹具奏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張孚敬謹具辭可准可留持問於臣彼

聖諭謂臣同官遷具辭可准可留持問於臣彼
聖諭謂臣同官遷具辭可准可留持問於臣彼

聖慈慰留及遣醫饋賜兼遣鴻臚寺
任老成之意續遷三辭皆蒙

天地矣遷非草木夫豈不知第其老病連作誠
難支持臣親就遷卧內見其泣下欲求

骸骨全歸悲切之情所不忍聞茲又懇
乞凡五疏矣伏望皇上矜其老病

早乞凡五疏矣伏望皇上矜其老病
恩之至謹具奏
嘉靖七年三月初四日

臣張孚敬謹具奏
嘉靖七年三月初四日

發下翰林院辦事官高松所奏臣觀其言若
鄙其心實忠何者昔有野人食芹而美

以獻天子又有曝背而美欲獻天子君
子許以天子為忠今高松者以儲嗣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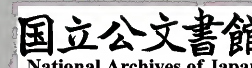
為許以天子為忠今高松者以儲嗣之說
其言雖不文獻之其事雖如此而已大雅

其言雖不文獻之其事雖如此而已大雅
之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之言

安得子有文也孔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嗣子之說乃天地生不生不已之用生
 人繩繩不絕之機況在生乎聖天子其
 關之萬萬有天之於此者乎孔子序卦
 關之大也故言之不一而足萬物有萬物
 之然後有男女有天地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子隱言者也繫辭之五章曰天地絪縕
 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夫謂男
 女構精顯言者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造
 之倫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婦此又隱言者也周子曰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此
 又顯言者也月令曰雷將發聲有不戒
 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
 者生子不備此又揚於衆人而不諱言

皇上正

者也至於醫書所載此類尤多脉訣曰
 夫乘妻兮逆氣參母乘子兮順氣護此則
 乘言其法而欲人人知之者也彼言雖
 備言其事理之實亦不過如此而已今
 文其小中官蓋已有所言之前星未耀
 位小臣乃切有言雖鄙其心實忠臣竊
 其理實當其言雖鄙其心實忠臣竊以
 為不及也夫言雖鄙其心實忠臣竊以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與臣下不同臣已嘗言之伏願
 皇上將高松之言擇焉去其不可從者而
 可從者之意於凡經書載道之言益加
 察則之意於凡經書載道之言益加體
 見矣臣之愚誠實不勝感切願望之至
 謹具奏
 嘉靖七年三月初九日



聖諭製忠靜冠服警于在位臣愚莫能仰答
聖意誠為萬罪茲禮制明時之盛典也臣
勅禮部須行天下此誠皇上帝審為之制庶不致

竊復思之是宜審為之制庶不致
而及矣志者也是宜審為之制庶不致
濫及矣志者也是宜審為之制庶不致
之此固見聖諭謂無官者用絹布為
恐天下生儒胥吏之徒必競相為之反
至棄舊制衣巾而不之服又不可不預
防者也敢請皇上斷為之制武官
除有武弁外翰林院行在京許七品以上
及八品以下翰林院行在京許七品以上
在外許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縣正官
儒學教官其餘不許濫用若飾冠內外
許三品以上如制壓以金線止用淺色絲
線其邊其餘不許壓以金線止用淺色絲
線飾其邊而已如此則服斯服者各知
所貴重而有警矣謹候
將原為圖說再加參定進
命下容臣
覽請自
制之中也謹具
奏
勅下禮部庶得禮

覽請自
制之中也謹具
奏

嘉靖七年三月初十日

諭張少保

卿復陳昨高松所奏之意足見拳拳愛君至
意夫自堯舜禹以聖傳聖公天下之心故能
升至治于隆盛自禹之後以父傳子繼之為
君故相襲至于今日凡遲嗣者莫不得罪朕
以童昧入奉 大統主 祀為君豈敢不以

斯為念乎去年遠小之臣繆冤言之今松又言之據其忠誠過于獻芹獻曝之心也夫彼二臣雖足具忠心然非卿所發明導告而不得明也去年費宏等以冤之言不可用此則見大臣之於小臣忠與不忠也且人臣之於君所愛之至必先以延嗣緒庶盡願欲之誠則其實矣卿先已言及此始今三伸奏也何其赤誠哉夫人倫之道夫婦當先最為重者朕亦不敢忽至於生生之理也待其時室家之術其論亦衆若玄素論三元參贊之帙皆註錄其旨醫書亦言之大抵無出其時者也且尚古之世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後世慾情漸盛無之禁如其時皆男女以十五為期此亦制宜之道醫家云男子十六則精全女人十四則癸至亦取此意耳若論其資生之理則壯年所生之子固少年生之者或天失此必然之勢非朕遮飾之言也又要陰陽相助乃得成事也夫婚配之制出自父

母朕不敢言也又帝王為萬民之上四海莫
 不化焉須家道正上下睦夫端而劉婦順而
 賢如此未有 神明不庇護 祖宗不蔭佑
 焉斯皆朕無德所致也但朕尚在冲年未甚
 壯健卿可安心勿慮須徐圖之用復卿知

嘉靖七年三月初十日

聖諭謂堯舜禹以聖傳聖公天下之心故能升
 至治于隆盛自禹之後以父傳子繼之為君
 故相襲至于今日然非 大聖人真知堯
 舜之心者不能為此言也臣嘗聞禹有
 言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
 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夫人心
 自禹時已然迄于今日雖聖人復生不
 能無慮者也仰惟 皇上應

天順人

嗣登大寶七年之間治稱嘉靖無
 間然者 眉壽萬年之公願也今
 臣一人之私願天下之公願也今

聖諭謂

入奉大統主 祀為君豈敢不
 以儲嗣為念斯言真 天地

宗廟

社稷之福臣復何慮焉又
 倫之道夫婦當先最為重者且尚古之

世男

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臣按禮男

子自二十以至三十皆可娶女子自十

五以至二十皆可嫁蓋禮言其極不是

過也又 聖諭謂少年所生之子不

迨壯年之固斯言又皆 天地

宗廟

社稷之福臣復何慮焉又 天地

聖諭謂

帝王為萬民之上四海莫不化焉須家
 道正上下睦夫端而劉婦順而賢未有

神明不庇護

宗廟

祖宗不蔭佑斯言又皆社稷之福臣復何慮焉伏

惟

皇上

慮之也深故言之也切知

之也

明故

說之也詳臣伏誦數過實不

勝

感激

忻躍交集之至謹具

奏

聞

嘉靖七年三月初十日

諭張少保

卿奏欲再將忠靜冠服加詳參定足見慎之
 之意夫斯舉也乃贊成我祖一代之制使
 其異冠偽衣不得混用今正其當為也卿恐
 生儒人等一槩用之將所昔衣巾不服此或
 不當慮者圖冊示之禮部以見我君臣始制
 之謀也頒之勅命以載其成之之意似不可
 復更只將卿所言之意載在勅文凡有官皆
 許用常服舊制大小人等勿得輕違以明間
 居之用武臣亦許服之但止都督之上者卿
 可思之勿畏人言吾心既安即天理之在也
 何必多求以雜吾心哉他或有為不可用者
 亦不以威去追任其順道不順耳生儒衣巾
 入朝居學豈可去之卿再從容酌處來聞

嘉靖七年三月十一日

聖諭忠靜臣張孚敬謹奏臣伏承見我君臣始

制之謀只將所言之勅命以載其成之意似不可

復更只將所言之勅命以載其成之意似不可

諭求以畏人言吾心既安即天理之在也何必多

一代之制作也臣愚誠媿無所匡贊又豈敢有

聖諭有無官用而復欲更哉竊思前者及詳論今

朝居學敢棄衣巾誠以忠靜冠服制度我杜

皇上之為此制本欲徹于有服之位以辨上下以定

民志若使生儒胥吏之徒一槩服之恐

者在京許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下翰林

院各府堂官州縣正官儒學教官可服

其他庫局倉場驛遞巡司河泊等官若

為品差三品以上許如制壓以金線三

道并金線飾其邊所以明品差也此臣愚區

區之誠實欲所以制度周密可以傳天

又下垂後世非敢有畏心而有所更改也

聖諭令臣將所言之意載在勅文臣謂品官分

別之論可載勅文之可備載伏乞

許於所藏內閣圖說少易數字

聖諭無官

聖諭無官

聖諭無官

聖諭無官

覽

用絹布之文似或可省仍容進
裁定然後下之禮部頒行誠慎重之
道也謹具奏聞
嘉靖七年三月十一日

諭輔臣張少保

卿昨復備陳忠靜冠服事宜朕知已便將內閣見收底冊貼說于旁某句去之某句更之封來改錄但此原係內府所造庶免異同又致詞稱賀決不可行若欲行之則朕告謝之誠反為求賀之由耳卿當力主之勿負朕託又劉思賢不當妄言阻事如再有若斯者必罪之卿可語朕意及楊少師併知

嘉靖七年三月十二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聖諭河清致詞稱賀決不可行若欲行之則朕
告謝之誠反為求賀之由耳令臣當力主之勿
至德格天猶自謙光如此真非君猶
大聖人不能也臣竊謂臣子之事如
人君之事天也今河清效靈
上天錫類矣夫既不奉表稱賀又并致詞
天之誠矣則臣子事君之誠將何以自
却之則臣子事君之誠將何以自
盡乎此固臣等之心懇切不能自
也愚誠以鳴一清臣鑿俱撰成韻語用效
也臣謹將鄙詞錄一進伏祈

聖覽仍乞

允令致詞則

天地之和將應之無窮矣謹具

嘉靖七年三月十二日

奏聞

聖諭昨

閣見收復備陳忠靜冠服事宜朕知已便將內

閣來改錄臣謹復於旁某句去之某句更貼

封

說于旁封謹復參詳逐一將內閣底冊貼

更正之謹具坤運于下也運字乃莫字之誤請

更正之

嘉靖七年三月十二日

奏聞

奏雲南

臣張孚敬謹

欠當有失其心加之連年巡撫非人而

在得之官司且復寡謀乃激成之于今只

文定蓋彼曾同王守仁平江西之變威

望著揚乃在廢置去冬臣與一清方論

此人可備朝廷當起用之恐一旦四方有

事可備朝廷當起用之恐一旦四方有

當效勞雲南提督無喻此人者也臣不

能無言惟

聖明裁之謹具

嘉靖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諭張少保

卿奏欲用伍文定為雲南提督軍務官最為

可託夫天下之民皆我皇天與祖宗之

民撫字不得人致貽民患如此民既不之恤

愛國之心何有這土夷作叛皆因逼困所起

但文定見協管都察院事亦須要人朕又思
 兩廣之事恐守仁不能了辦今可將梁材用
 之文定留著別項用况楊少師只欲用材亦
 無不可著他用心可也若論才望豈如文定
 哉都察院又須得文定之風力方可管束各
 道卿可思之如今只著材去會推本下內閣
 票擬來

嘉靖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聖諭伍文定為雲南提督軍務官最為可託

聖見決矣又雖曾官雲南制亂之才非其所以長伍文
 門定本在起廢之餘且有才望一清祇為
 文定之初心也其遠勞似非臣與彼起用
 恐守仁不能了辦皇請未足為慮臣
 愚竊以雲南之事實恐非梁材所能了
 辦不敢不為慮耳又風力可管束各道此則
 院又須得文定守常彼濟變也今
 然矣臣竊思此守常彼濟變也今
 欲用材本下內閣擬票事蓋已定但臣
 於不言者惟君父不敢一毫有欺自有不能
 聖明察焉謹具

嘉靖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奏前者因雲南地方告急一清欲設提督官
 臣以為有備無患故不敢阻及一清憫

國大事

伍文定之勞欲用梁材臣故不敢無言
 幸隨共三十三員名太半在京奸徒寄
 名附帶臣慮到彼攘人之功誤
 事大弊今豈可踵行一清擬作二十人
 間大臣之意故欲兵部同伍文定查審除
 非臣晚出即與職方郎中趙錦論今早
 去與兵部尚書王時中論止應照例奏
 又與四五人又文定一本奏帶兵部主事
 帶四霖及原給事中
 苗汝霖及原給事中
 霖猶可奏帶若傅良弼磨蔣有臣謂苗汝
 冒功豈可聽其要求清反覆辯論之矣
 心則在彼可知與一清非臣意夫千里
 又前日運銀三十萬亦非臣意夫千里
 運糧士有饑色故戶部執奏臣力主減
 去一半矣設若不足應就近地方接

聖諭謂

濟論雲南事情只是守土官員不能善
 處士舍激成此變適桂萼傳
 今之欲抹目前之急只宜差人傳與沐
 紹勛著彼且盡心便宜未承勦務在
 靖地官且不必去承勦務在
 查與令彼自悟仰見
 里推誠柔遠矣乞
 上差人星馳前去勸
 鎮巡司守官便宜勸
 在萬全而文定遣命
 似未可遽罷且令
 不虞其奏帶參隨攘
 即有用兵彼處士卒
 矣此臣之愚見也惟
 嘉靖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勅諭馬

嘉靖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臣張孚敬謹奏
 臣汪鉉奏
 臣伏承
 臣張孚敬謹奏
 臣汪鉉奏
 臣伏承

聖明裁

嘉靖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臣張孚敬謹奏
 臣汪鉉奏
 臣伏承

發下都

臣張孚敬謹奏
 臣汪鉉奏
 臣伏承
 甘露實我

皇上

聖德格天所致之瑞也臣謹按
拾遺記云堯以寶露賜羣臣因人君聖
德而下禮斗威儀云君治政則軒轅之
精散為甘露孝經援神契云德及天下
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宋志云王者德
至大和氣盛則甘露降者老見敬則柏
受甘露尊賢愛老則竹受甘露瑞應圖
云仁瑞之澤其疑如脂一名膏露一名
天酒王者和氣茂則降於草木食之壽
漢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未央宮
詔赦天下賜吏爵民帛光武建武十二
年甘露降南行唐明帝永平十七年正
月甘露降甘陵唐貞觀二十三年以甘
露降大赦太宗冊文云滴露飛甘宋太
平興國三年三月壽州言甘露降官舍
後園檜木畫圖以間九年三月甘露降
太乙宮祠庭柏木淳化三年正月舒州
言甘露降靈仙觀三清閣閣前柏木畫

國朝

圖來獻上以示近臣宰相李昉等表賀
洪武四年十月廿露降于鍾山沾潤草
亦瑩若凝脂美酒醍醐五年十月
又降誠意伯劉基有頌序之曰瑞應圖
云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又曰昔者
軒轅黃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
黃帝食之而壽今年旦三始之日尤見
泰龍溪二縣乃在元旦彰錫我
靈瑞則國祚於悠久我
德而引國祚於悠久我
福而綿國祚於悠久我
乎臣無任欣戴之至謹具
奏

聞

嘉靖七年三月三十日

諭張少保

天降甘露朕以薦之三殿兩宮及皇嫂

嘉靖七年三月三十日

嘉靖七年三月三十日

嘉靖七年三月三十日

尚餘一二欲給賜文武大臣未知可否預諮於卿便計來

嘉靖七年四月初一日

聖諭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天降甘露已
莊肅皇后欲以其餘給賜文武大

三殿
賜文武大

聖德有此

臣夫 靈 賜 天 皇 上 又 以
同德真希世一見者也臣嘗考堯以寶

皇上欲

賜羣臣行堯之事真
汪鉉奏內共有三罐倘俱
轅黃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黃
帝食之而壽俱已
上聞今
盛典也又觀

寶之謹具奏
嘉靖七年四月初一日

諭對錄卷之五

諭對錄卷之六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少保

茲今亢旱不雨朕甚憂惶去年夏間久旱冬又無雪是皆朕過 上天仁示除加修省外其雨暘既失時民食必缺畿內百姓兼被賊擾何其困也今可思理拯濟之方又近日各處強賊之發皆由有司官員不能早處可令兵部行文戒諭卿等議來行又燕弁冠於遇

淺淡之日不便服其論法象脩身之道未為
 不可但須因時從之今凡遇 忌日等項將
 燕弁去其金邊及線弁五玉止存雙簪衣用
 便制青衣方稱變服之意併諭卿知前項事
 件卿三臣共計奏處

嘉靖七年四月初十日

上天亢旱風霾時作盜賊竊發邊境靡寧
 皇上省躬之餘復 降勅戒諭百官臣不勝
 惶懼夫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皇上敬

天法

祖 正事靡所不盡實堯之存心天下禹無
 間然也致變之由咎在臣下孰得而辭
 馬昨承 聖諭臣一清傳示臣與鑾

特諭臣 各加思勉今又伏承
 以畿內缺食百姓兼被賊擾者思理極
 濟之方又以強賊之發皆由官司不能早處
 令兵部行文戒諭仰惟 皇上真知之明

聖諭燕 情正大者令會議奏聞以憑區處此等事
 竭誠効力勉圖補報又 會奏臣等敢不
 弁冠於遇淺淡之日不便服茲欲省約
 以稱變服之意誠得禮之宜也謹具

奏

嘉靖七年四月初十日

皇上不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簡掌都察院事

夙夜憂思欽奉
 上德不能下宣
 雖才力有所不逮
 然於心則不敢以不盡也
 過蒙簡任內閣實懼弗勝
 有孤重託每日退公出
 長安西門聲訴男婦沿街
 叫哭自去冬已至今尤甚
 或將臣阻不前求為分理
 臣一清臣鑾所共見者
 也臣問之咸曰我到此
 奏訴或經以五月或二三月
 或十數奏或十四五奏
 多被豪勢阻遏該道立案
 不行究抑無伸臣去冬之末
 曾被纏繞無奈間將奏訴
 看過一二送該道詳審
 遂來異議以為為好事且曰
 既不管他衙門事不應理
 他斯言誠是也臣竊謂
 責在營務每多病不至衙門
 熊浹又陞大聖人不能也
 臣惡忍於無言哉但今李承勛
 當與聞況於見聞所及
 可忍心乎昔伊尹受成湯之
 任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
 獲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
 臣愚非敢望君事皆

省躬視成湯以六事自責
 誠為過之真非大聖人不能也
 臣惡忍於無言哉但今李承勛
 責在營務每多病不至衙門
 熊浹又陞大聖人不能也
 臣惡忍於無言哉但今李承勛
 當與聞況於見聞所及
 可忍心乎昔伊尹受成湯之
 任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
 獲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
 臣愚非敢望君事皆
 進全無老成知事可
 掌管道御史多係新
 察院風紀重地今
 輦轂之下使民每
 日含冤叫哭如此則
 四方冤抑不言可
 知盜賊繁興未必
 無由昔東海有一婦
 銜冤遂至三年大旱
 拜灾召和莫此為
 急者也况朝覲考察
 天下官員在邇
 都察院衙門是非公道
 所出關係甚重
 伏乞聖明早為裁處
 臣不勝惓惓
 之至謹具奏
 嘉靖七年四月初十日
 聞

諭張少保

卿昨以佐理風紀缺人足見忠意况承勛營

伍事重此必得人乃可朕欲待吏部報缺令其會推簡用未知可否復與卿計又營中點軍科道官朕聞他每行事未宜且如彼止是點查糾舉為職其他操練下營等事非所與也而御史為屬官左都御史堂上正官也非可與之齊坐也又四衛營亦非該點之數此事承勛當正之彼都不言卿可密同楊少師訪叅舊規來說

嘉靖七年四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臣因向見都察院奏訴不伸民舍冤抑深以為慮然須在得人佐理故因以欲待吏部報缺令其會推簡用誠為至當但熊浹之才通敏宜於都察院然法律尚未精熟今其辭大理寺卿亦自知之明也臣當與萼計還須具副都御史員缺并簡命一人佐理院事承勛營務事重但可總理之而已又承聖諭營中點軍科道官每行事未宜論點軍官止是點查為職操練下營等事委不當與騰驤四衛臣查原委勅書不在該點之數今若如此行事誠為未宜在承勛當即正之各官當即改之也臣敢請職業可盡而軍務可舉也又承聖諭御史為屬官左都御史堂上正官也非可與之齊坐也夫科官與都御史齊坐已為近

嘉靖七年四月十一日

卷之六

四

偏御史誠不當與之坐也今日臣一清
偶目病不至閣臣已有書與論回答相
同不知此規起於何時容臣查明再行
具覆謹具奏

嘉靖七年四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前日伏承
聖諭營中點軍科道官行事未宜令臣同臣一

聖諭營
清訪

訪得舊規來說除官俱已奏聞外連日
出隊伍人數并驗什物比較參奏並未
嘗與內外提督官面接御史亦無有與
堂官齊坐及訪騰驤四衛舊規原不查
點臣詢李承勛彼開稱云先次該兵部
題選團營軍伍請將各營官軍逐一揀
督并科道等官通議欽此及今次揀選
官軍還該會同科道官揀選故御史不
得不與旁坐此後各官止管點軍並不

取與操練下營等事又詢點軍官亦稱
並未嘗查點四衛營臣與臣一清查訪
相同伏乞
聖明亮察謹具

嘉靖七年四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重命也前後書稿進覽荷蒙
示以體裁歸一庶得其次完稿進
覽初稿不免出於草創之餘未敢以為定也近
於四月十八日伏蒙
聖諭明倫大典稿其中不可附之別事雖皆於
禮涉可以一稿其中不可附之別事雖皆於
止可以一稿其中不可附之別事雖皆於

伏讀不勝驚懼之至連日翻閱因畧致
詳刪繁就簡其間雖有於禮相涉不關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明倫大典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纂修
大典皇上帝所立人極教天下以垂
萬世者也伏蒙
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總裁之任夙夜不
遑懼無以承
德意副

體要者俱宜撮其大旨使詞嚴義正也
他如臣為陳洸為大獄論今刪之恐瀆
禮也又如臣大禮要畧序及刊增要畧
進呈疏今刪之恐繁文也又如臣與萼
論世廟樂舞第一疏已盡其義今

皇上賜臣等五經四書
太廟賜臣等五經四書
恩賚今不敢錄者嫌自序過也其凡于
大倫大義是非邪正所當辯別者一事不敢遺

一人不敢失且各為論斷以附其後不
敢少有隱諱所以據事直書示至公也
夫古之史書修于異代今之

大典修於當代苟非至公至當何以服人心彰
聖德乎是以以前之具稿不得不備今之正稿不

聖諭重行刪削繕寫正稿共二十冊今日
朝罷已同副總裁官桂萼方獻夫纂修官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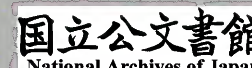
進呈臣除與臣一清等題
鞫熊浹等看詳俱無疑異然後乃敢
之能盡敢復冒昧上言伏乞

聖明於今書稿通加從容
聖意處更乞一一進呈裁示務求精當乃敢繕
寫正本一進呈臣不勝驚懼願望之至

謹具奏
嘉靖七年五月初八日

諭張少保

卿昨具奏修書之意但前朕所言不過君臣
相資共贊其成俾天下後世無一字之可議
非只為今所行之耳夫綱常倫理人道之大
皆天賦予我者奈何人不肯循也司馬程



尚不克果為他無足說且卿謂史書之修必
 在異代朕思當代異代之修要皆公焉非公
 則不可也故史臣之職最難矣今若朕不與
 卿圖恐後來無肯為我盡心耳今所修者不
 可遲於一日一時也況書中別項事宜卿已
 盡行刪去至公之心不待言於人而自知矣
 卿當堅固專精勿得有疑朕雖不聰敢曰我
 君臣之為無餘議也今日朕所定去者可用
 心查附

嘉靖七年五月初十日

聖諭君臣相資共贊其成俾天下後世無一字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之可議夫三長愚無一得皆賴皇上指授
 體例惟得少效編纂之力耳然誠恐天
 下後世之有可議故不敢不日夜憂思
 以求精詳也又
 聖諭謂當代異代之修史要皆公焉非公則不
 可也故史臣之職最難矣此誠大哉以疑傳
 皇言一哉
 疑罪可逭也故史臣之職在當代尤難盡
 不可逭也故史臣之職在當代尤難盡
 耳此臣所以為懼也又
 聖諭今若朕不與卿圖恐後來無肯為我盡心
 耳臣伏讀不勝感愴昔漢章帝命博士曹褒
 定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

東吳實錄

卷之六

二

三百十六

仁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乃獨責任褒為之神明破千古之惑建誠通

天地之心是典誠不可缺也然而予奪去處實皆出自愚非曹褒可獨任耳此臣所以顧臣凡愚非曹褒可獨任耳此臣所以

聖諭仰當堅固專精勿得有疑夫堅固專精實

皇上有得於堯典惟精惟一之訓臣不敢不勉也孟軻氏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

皇恩至深至極又非特手足之視而已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爾又

聖諭今日朕所定去者可用心查附夫奉迎之

聖母二箋誠為切要不可不載但臣初未知之斷耳昨於閣中底簿檢出編入仍各附論

者矣其餘俱遵奉聖諭逐一刪補再封進覽畢發下繕寫正本擇日

覽附錄謹具奏

嘉靖七年五月初十日

諭張少保朕昨因修書以各官效勞卿等已撰進勅旨

但卿三臣朕欲親撰恐有未當其楊少師等

加恩勞卿撰來看勿負朕託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聖諭楊少師等加恩勞卿撰來看勿負朕託欽

此臣竊惟館閣編纂實效常職豈敢過

分濫叨國是宜有但臣一清獨持風裁

以定階并特進散官俱已盡加授故臣

緣官階加正一品俸再廢一子做尚寶

止敢擬加正一品俸再廢一子做尚寶

司司丞謹遵進請自命并臣鑾

恩典擬介書生監叨斯職盈滿之戒惟日切心

得免獲罪於聖天幸矣非分之

恩敢復冒濫伏乞幸謹具奏聞

賜保全實為至幸謹具奏聞

皇上以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恩典臣一清等議擬同臣悉照纂修

聖裁及蒙事例擬諭臣議一清等加

恩勅旨仰遵甚不安夫聖意不敢遽違連日思惟心

十卷纂修諸臣積功四五而後成夫

儒官纂修猶禮官講禮刑官明刑皆供

常職而巳自來俱因內閣官自要寵利

亦藉此以結私恩至今因循成此宿弊

未能釐正也今聖明指授裁正臣供編纂

一代盛制皆出不過因舊奏刪削鋪敘成卷其

之職亦不過因舊奏刪削鋪敘成卷其

案卷止是辦事吏倪標等四人此外誠

未嘗有有效勞者也稿完之後

托附議禮之革如錦衣衛革職總旗聶
 能遷今已冒陞指揮僉事考察黜退光
 祿寺錄事錢子勳今已復職敘用於心
 尚未滿足連日呼集朋類聲言兩房寫
 字官有何功勞今反陞官我輩講禮却
 不陞官臣謂此輩俱於禮成之後希圖
 僥倖席書嘗謂若濫叨禮成之後希圖
 此輩開一賣官局有汚典禮斯言為
 誠是也若不早為防閑區處則此輩將
 奏擾無已矣夫恩過濫甚非所以重
 大典不吝恩賞恐施也伏願聖明俯賜
 名器尊斯典也恭穆獻皇帝實錄事例
 裁樽宜參照纂修賞賚甚則不過通行
 量加如纂修則彼實內閣因循宿弊
 足矣夫纂修則彼實內閣因循宿弊
 也夫纂修則彼實內閣因循宿弊
 皇上今日正當清革而釐正之者臣等
 茲不敢不言況臣等三五臣等受

恩寵已極盈滿皇上欲正恩典正當
 自臣等始若復濫及在臣萬不敢受何
 也蓋遷陞太驟清議難容天下後世恐
 未免疑陞太驟清議難容天下後世恐
 大典之累也亦深矣臣又竊念年前兩次
 頒詔禮實未正俱廣心及禮定實由誤禮之臣
 假此要結人心推恩之典一莫之舉天下
 顧乃於誠不能大典進呈之後既有
 人心誠不能大典進呈之後既有
 今當聲誤禮之罪宜有恩例以廣推恩
 勅旨以聲誤禮之罪宜有恩例以廣推恩
 之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錫臣等數人恐若獨以
 應得刑于四海錫臣等數人恐若獨以
 恩亦偏矣臣愚區區忠懇之見如此惟
 聖明察焉謹具奏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諭張少保
 今早卿奏書完欲不必陞官夫書完加恩以
 見朝廷酬勞之意況今次比別項不同實功
 與善降罪罰惡在此舉卿其安心勿慮但所
 言兩房書辦者止可加俸朕已另撰旨草與
 卿看看來行又卿說頒恩一事可待別項行
 旨草看是了就封來如有差處騰過來不必
 用密疏又朕思書中所集亦有席書之奏朕
 欲廢書一子未知可否就議來聞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恩命優渥臣張孚敬謹 奏臣伏承
 度德弗稱揣分匪宜已具本懇辭然愚
 情有未盡者不得不為皇上一陳
 之也竊謂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君臣相
 保自古尤難相遇為難者難以正也不
 正則為苟合非相遇之道也相保為難
 者難以誠也不誠則為苟容非相保之
 道也臣本草萊之人原無台輔之望幸
 早有聞於父兄師友而是是非非善善
 惡惡之心並不敢自欺因從議禮之末
 過蒙超擢由夫人視之為至榮也由臣
 之自視為至難也所謂難者何也正道
 之難行誠心之難盡也臣始為一介書
 生輒犯朝怒生死在於呼吸身家危
 於旦夕幸而免者惟一點孤忠照臨

日月之下而已此之為難猶未也既以責臣以
 兵曹之佐也如革邊方之債帥裁冒濫
 之冗官是大觀怒於人矣既又委臣以
 總憲之任也如決大誣人之冤獄汰不職
 之御史是又大觀怒於人矣閣之官也為難
 尤未也迨夫任臣以內閣之官也臣初之
 知其難也極矣非敢以密勿地也臣初之
 是任也即語同官曰斯不易也又睹文
 淵閣中壁揭君難為先師孔子像語同官
 曰吾夫子臨之在上畏天命聖人之
 言也又均念前此內閣諸臣多不能以
 禮去位又尋往同官曰臣之位至此極矣
 覆車相尋往轍可監也夫受代言之責
 者苟有一毫私意干乎其間則欺天矣
 夫守正道者多不便於行私秉誠心者
 自不容於假借且如前者金獻民等一
 將之功未成假借且如前者金獻民等一

聖天子

命方下

又如近者伍文定一將之
 托姓名奏參隨者餘三十人此皆內外
 權門子姪親故之輩奸商白倉輩連年
 革之此何等親故之輩奸商白倉輩連年
 買窩賣窩阻壞鹽法內外分利失誤邊
 儲臣擬票必欲盡禁絕之此何等親故
 也停雲南運銀三十萬兩表裏數千匹
 內外黃緣者失利此又何等親故也至
 查牛馬房宿弊言出桂萼臣實與之至
 今內外典牧者失利此又何等親故也
 省災停止仁壽宮工役有揚言於
 為臣與萼倡之實欲基莫測之禍此始
 何等親故也凡此特為大畧而已夫始
 而觀怒禍及一身一家而已夫始
 為一部一院而已今而觀怒則為天下
 萬方矣非一院而已今而觀怒則為天下
 臨於上臣雖一人反以不能安其位者
 夫阿意從人者一日有不能安其位者

命方下

論聖金卷之六

十一

五百二十二

今之事君者恩則歸己怨則歸人誠難為也蔡澤有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恩深厚不忍遽以為言又敢過受非分之

恩澤乎伏願皇上體此上天惡盈之道

察愚臣知止之心容臣辭此君臣之相遇終而

君賜退謝則始而君臣之相難者然使臣之進

於後世矣謹具大典之書尤足以推重

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四

諭張少保 卿纔密疏陳辭懇切之至且有求退之意夫

酬勞報功朝廷之事我 祖宗朝故事乃人

君不易之典也卿首議大禮倡正 天倫及

朕任用以來抱義懷忠身家弗顧及纂述多

所勤勞宜恭承朕奉 天之意勿得過為辭

遜輒云求退正宜展布忠誠匡朕為君若果

欲遂其已讓求退自逸是深負朕也卿其承

哉其他怨誹誣陷之言非當介意不必以是

在念也

嘉靖七年六月初五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君不易之典今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君不易之典今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君不易之典今

臣勿得過為辭遜輒云求退且許臣以
 抱義懷忠責臣以展布忠誠反覆懇切
 臣伏讀不勝感泣夫豚魚尚孚忠信草
 木知報春暉臣受皇恩尚知遇之恩
 如謂天地父母豈敢不思圖報也哉
 竊謂大禮之議皇上親自總攬臣
 皇親自提挈臣不過因事推明而已
 大典之成是非大權實而巳夫何功之有昔舜
 不過因文纂述而已夫何功之有昔舜
 之稱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故臣於此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故臣於此
 所以終有所不與汝爭功故臣於此
 古之君臣所以共成道臣正大光明之業者
 惟在君君明用舍之道臣正大光明之業者
 耳為君不明用舍之道臣正大光明之業者
 明出處之分則失身臣道則失臣為臣不
 聖明也夫言者為是故耳非敢忍心求退以負
 皇上懇切言者為是故耳非敢忍心求退以負

君所宜加重者也宋儒朱熹有曰天地
 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
 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
 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
 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
 世不能易也熹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
 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通達如青天
 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
 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
 祥磊磊落落無纖毫之可擬者必君子也
 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虺
 瑣細如蟣蝨如鬼域狐蠱如盜賊詛祝
 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
 小人較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
 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
 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也
 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朱熹為言如
 此願

力呈

論聖金卷之六

一五

之道必自明矣臣愚日取而自觀焉則
 出處之分又安敢不明哉夫君臣之義
 莫逃於天地之間臣昔當釋褐之初已
 不負皇上今居輔弼之列尚忍負
 我第臣願為忠良之臣不願為寵幸臣
 也夫毀譽之言多出好惡仰惟
 聖明察焉宜臣御批不必在念也臣所辭
 恩命已蒙 御批勿允候本下即當叩
 陛謝 恩謹具奏 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五日

諭張少傅

茲今諭禮部加上 尊謚 尊號朕以前擬

聖母加徽慈二字猶未穩當今更 慈仁二字

卿等待本來只照前寫朕自批改預諭卿知

又 皇考九字亦朕親定勞卿將各字謚法

通寫來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八日

皇上加上 臣張孚敬謹 奏恭惟
 章聖皇太后尊號 恭穆獻皇帝尊謚
 尊親之心然亦 號誠出 大孝

聖諭以前擬 慈仁二字今臣等待本
 寫今更 慈仁二字今臣等待本
 皇 慈仁二字今臣等待本
 臣愚論之微之義美也慈之義愛也仁
 亦愛也二字義同大雅之詩曰思齊大
 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
 嗣徽音則百斯男朱熹傳曰徽音美德

聖諭以前擬 慈仁二字今臣等待本
 寫今更 慈仁二字今臣等待本
 皇 慈仁二字今臣等待本
 臣愚論之微之義美也慈之義愛也仁
 亦愛也二字義同大雅之詩曰思齊大
 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
 嗣徽音則百斯男朱熹傳曰徽音美德

皇上初擬之音指思齊之德而言也以此推之則

聖諭切宜不必更改也又承聖母尊號尤見親

法通寫來聞欽此臣謹考周書謚法解曰周

蓋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

恭穆獻皇帝作謚名與行符號與功稱真武王

恭睿仁寬穆純慎獻八字俱謚法所載惟淵字

聖明垂覽而加詳焉謹具一冊封進伏惟

恭謚法曰尊賢貴義曰恭又曰正德美容曰恭

睿謚法不載字義按許慎說文云睿深明也書

淵按許慎說文云回水曰淵一曰深也詩稱衡

仁謚法不載字義俱未見載有淵字

寬謚法不載字義按許慎說文云寬大也廣韻

穆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又曰中情見貌曰穆

賀琛謚法有恭字

法俱載有穆字

法俱載有穆字

法俱載有穆字

法俱載有穆字

法俱載有穆字

法俱載有穆字

法俱載有穆字

法俱載有穆字

法俱載有穆字

純法曰中正精粹曰純鄭樵謚法蘇洵謚法

慎法不載字義按許慎說文云謹也周公謚法春秋謚法沈約謚法賀琛謚法

獻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又曰智質有聖曰獻

法周公謚法春秋謚法鄭樵謚法蘇洵謚法俱載有慎字

諭張少傅

昨卿回奏 尊謚九字朕悉覽訖但用淵字

者以見我 皇考深仁厚德集慶後人之意

也 聖母 尊稱 仁字還好夫聖人未嘗

輕許仁於人而仁字極至之稱仁與慈雖皆

為愛意亦無妨害庶盡朕心耳封來書冊併

還用茲復諭又此禮成後宜有恩詔當行之

條卿宜先陳告朕或公會預奏庶議擬停當

不至差誤也又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

聖母觀賞今值 庶祖母端順賢妃喪其可舉

行否朕無可謀者與聞於卿議來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九日

聖諭令

臣張孚敬謹

奏昨伏承

恭穆獻皇帝

嘉靖七年六月初九日

嘉靖七年六月初九日

十七

四百四十

尊諡九字諡法臣謹按古諡法開寫上奏今承

聖諭謂用淵字者以見精至當又承

慶後人之意取義至精至當又承

諭未嘗輕許仁於人而仁字極至之稱如此取

聖諭禮成後宜有恩詔當行之條令臣宜先陳

大典或會預奏臣前者曾奏請

恩例以廣推恩之孝今者加上聲誤禮之罪宜有

尊號推此恩固所宜也論事體惟乞

皇上推此恩固所宜也論事體惟乞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聖明裁斷謹具奏聞
節誠不敢不講也謹以切要處條開并
檢家禮儀節二條
上請伏乞

聖諭當改題
神主此第一義也已喚醒人

神靈所依為體至重國朝大學士丘濬嘗按

人君托天以親為尊謚其親猶士大夫以

君恩追贈其親為禮一也是日宜先改題

神主加上禮儀節尊號改題神主成然後行禮故家

冊寶猶士大夫之宣制辭天子若不改題尊親之上

冊寶同非禮之實也故家禮追贈之條最為可

神主或謂當後日改題夫尊謚專加于

神主者冊寶乃因以宣告之者也豈得謂

之兩事在先日止宜告知若後日改題

又行奉安禮止是初遷日之舉似為太瀆又

冊寶再行二獻乃禮之次然亦不失奉安之義

矣凡此皆不宜遣人代攝者同日畢事

禮也初擬百官用朝服今用祭服

廟中誠無有用朝服之禮今用祭服

聖諭至當也初擬用教坊樂今用太常雅樂

聖諭至當也初擬三獻不用樂此

禮部初擬

禮部初擬

禮部初擬

廟中之大有事當如時享儀庶得禮樂之全也

奉慈殿行禮雖有殿廟內外不同均

宜改題神主事體當如

世廟儀

一禮題

神主宜止用繕書者書之今中書官是也

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

諭張少傅

昨卿以世廟禮儀并改題寫神主

神位事宜其滌去舊號宜止用水不當用油

卿謂改題當在未上冊寶之先倣夫官者之

制朕思焚黃追贈題改神主以其從生者之

職耳故子受爵於君追贈其祖父在未宣制

之先可也今加上尊謚非從生者位焉既

曰請命于天便當在後題改明矣書寫

尊號當用善書者當用題主重臣一人亦體

例耳其上冊寶宜在讀祝三獻之先可查我

聖祖昔上德懿熙仁四廟冊寶禮儀

行卿謂陪祀官不當服朝服可說與獻夫令

行各官具祭服行禮卿又謂恐預告及奉安

二宗禮不可行似太瀆也如不用祝帛一獻

等儀只可用祝者一人以為詣告奉安之意亦不必用祭儀庶可卿再加詳議來聞考證書二冊封還

嘉靖七年六月十六日

聖諭令臣張孚敬謹奏伏蒙獻皇帝尊謚禮儀臣竊謂故一得之愚不容不竭仰惟

聖明裁斷豈敢自以為必然哉茲承

聖諭令臣再加詳議來聞謹復條開于后伏乞

聖明加覽謹具奏聞

聖諭子受爵於君追贈其祖父在未宣制之先

可也今加上尊謚非從生者位焉既曰

冊寶宜在讀祝天便當在後題改明矣其上

聖祖昔上德獻之先可查熙

仁四廟禮儀行臣謹考太祖高皇帝實錄

命禮官書四代皇祖考妣神主四日乙亥

上帝皇于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呼萬歲者三禮畢大明建元洪武遂

祖考妣為皇帝皇后奉太廟追尊四代

上至行禮如家廟儀畢立石主聖祖于洪武元

年正月四日乙亥追尊

百官上表賀按此

聖祖于洪武元

懿

熙先於正月一日壬申尊號奉上册寶四

神主在代先可見矣又按此妣神主則改題上率世子暨諸

祖考為皇帝皇后奉上册寶追尊四代

神主之成在先上冊寶在次又可見矣又

按此祭退訖社稷壇行禮如家廟儀畢

冊寶後無復有至家廟行改題

神主之禮又可見矣今加上德獻皇帝

尊謚誠與仁四廟尊謚事體相同其改題

神主與上冊寶皆是上冊寶皆尊謚乃九字之神主止三字

神主止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乃九字之神主止三字

三字之稱是禮為虛行矣如祝文用九

字之稱而神主尚未改題祝文用九

稱與夫士之禮所以必改題

神主在夫士之禮所以必改題

先讀祝行一獻禮然後宣制辭再行二

獻禮意實有在也昔周武王追王太王

無爵父之義今從生者之爵禮也又禮子

也朱子家禮雖為士大夫言實可達於

天子者疑無二道也夫在廟主為重上

冊寶宣讀之者所以使冊寶之禮今有為言者以

神主實所以依神恐未之禮今有為言者以

先此日上專為上冊寶之禮今有為言者以

禮部舊儀相襲之誤至未成也茲皆前改者

禮部舊儀相襲之誤至未成也茲皆前改者

禮部舊儀相襲之誤至未成也茲皆前改者

禮部舊儀相襲之誤至未成也茲皆前改者

禮部舊儀相襲之誤至未成也茲皆前改者

神主一節矣初臣等愚昧俱不能議及改題
會六部尚書李承勛皆欽服盛方獻夫王時

聖明之見非諸臣所能及也其論上
尊謚禮儀亦僉曰宜先改題而畢事者此非臣一

冊寶乃禮之次誠當同日而畢事者此非臣一
神主至一粉主用水不用油者夫

重也與神位不同若神位可粧飾也
水粉亦庶可代遷時刷洗改題稱號及

聖諭預告及奉安禮如不用祝帛一獻等儀只
可用祝者一人以為詣告奉安之意亦不必
用祭儀欽此臣愚誠恐一時禮儀係萬世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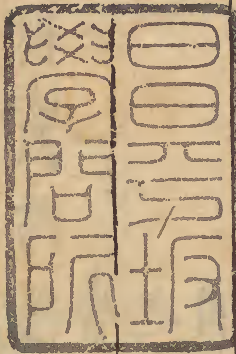
聖祖之制下采諸臣之言當令禮部審處具儀
冊寶為禮之正誠然止當先期用祝者以為詣

告其奉安之禮宜不必復行此臣犬馬
之誠所宜自盡如日方改題斷然以先

神主此則禮制出自天子臣無敢復為妄
議也謹具奏

嘉靖七年六月十六日

卷之六 十一



論語集注卷之六終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character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